

二十六

“你说吧！最好连你们的名字全说出来，太爷替你记上。”

“这儿的土名儿，叫做舍身崖。至于咱们这几位老兄弟。不必告诉你，免得惊破了你的狗胆了。”

“不说也好，反正你们全是些浪得虚名之徒，污我之耳。这儿没有崖，倒是你们最好的葬身之所。”

“替你自己担心吧！我们会替你招魂。”

“你们是一起上吧，抑或单打独斗？悉从尊便，太爷奉陪。”

“呸！老夫岂是倚多为胜之人？”左首一名老家伙怒叫。

“少打肿脸充胖子，你们传信的人不是说有十面埋伏么？到底你们来了多少人，只有你们清楚。”

“十面埋伏是不错的，那是怕你逃走，防微杜渐不得不然，你如不打主意逃走，我们的人不会拦你。”

“少废话掩饰了，你们上！”逸云大叫，在下首一站。

“狂小子，你专与咱们黑道英雄为难，今天你非死不可，老夫要掏出你的心肝下酒。”

名家伙阴森森地说完，大踏步而出，突然伸出鸟爪也似，的黑漆大手来，劈胸就是一立掌击出来了。

逸云屹立如山，任由如山潜劲袭到。

老家伙吃了一惊，也心中狂怒，突又加了三成劲，猛切逸云肩井及左胸。

“叭”一声暴响，逸云骤然一掌拍斜，硬接来掌，疾似惊雷，双方皆欲制对方死命，拼上了。

双方所立处坡度并不大，老家伙在上，按理这一记歹毒的黑气毒掌，定然将狂妄的小家伙毙在掌下的。然事实却大谬不然，双方雄奇的掌力一接触，老家伙被向后震退四五步，几乎一交跌倒。

逸云一掌未将对方震倒，也心中暗凛，轻敌之念顿消，揉身欺上大喝道：“好厉害的黑气毒掌，可是在下不怕毒，再拼两掌。”

老家伙被少年人用炙热如焚的奇异掌力，几乎被震伤内腑，黑气毒掌回头反奔，差点儿把他自己伤了。

逸云凶猛地拍到，他正将真气迫住，事实上禁不起雷霆一击，不由老脸泛灰。

“我接了！”右首一个瘦长老鬼出声扑出，双掌疾推。

“砰砰！”四掌接实，腥风与寒流乍合乍分，内力骤发。

老家伙挫腰后退，“噗”一声坐倒，那冷如万载寒冰似的奇异潜力，由他的掌心直攻心脉，气血立时凝滞，只冷得他挥身颤抖，脸色死灰。

四个人一伤一惧，只一两招便胜负立判，天聋矮叟和另一名老鬼，全惊得脸上变色。

天聋矮叟一把挟起受伤老鬼叫道：“退！等会儿再收拾他。”

两人各扶一人，向上面急退。

“哪儿走？留下命来！”逸云叫，如影附形迫近他们身后。

“砰”一声闷爆，天聋矮叟脱手扔出三颗毒烟弹，同时爆散，青烟腾起如雾。

同一瞬间，草丛中飞出两根标枪，和一把三股托天叉，来势如电向逸云射到。

逸云对毒烟总多少有点顾忌，不知祛毒归元散是否可以克制那些剧烈奇毒，所以只好向左急闪，暂避毒烟。

他身法之快，有如鬼魅幻形，脱离了毒烟，三把射来的重家伙亦同时落空，但老鬼们已经逃出十丈外去了。

他向前一纵，大吼一声双掌齐扬，神奇的天心指绝学出手，并向前一掌登出。

三个用叉枪突袭的人，有两个应指使向下爬伏在地上，他们刚刚爬起，脑袋便已经洞穿一个孔。

那一掌真力有如怒涛狂涌，最后一名大汉大概知道跑不了，也刚爬起便双掌同推，迎个正着了！

“砰砰！”人影飞起，“噗”一声尸体在五丈外落地，大汉不但双臂齐肩散裂飞射，胸前也血肉模糊。

由于三贼一阻，四老鬼已经远出二三十丈去了。

逸云毫不迟疑，急起直追。在林缘之旁，看看追及。

林缘突然响起一声厉喝，现出了十四个人影，正中间，是在雷峰山逃掉老命的祁连阴魔左钧呢！

仇人相见，份外眼红。逸云也不和他废话，掣下伽蓝剑猛扑而上。

十四名字内狠贼一声怒叫，纷纷抢出林来。天聋矮叟也放下重伤老鬼，回身反扑。

要真说群殴，真正接触的人并不多，功力差劲的人加入群殴，反而碍事。这一十六名都是武林中顶尖儿人物，但要对付逸云这位高手中的高手，仍然感到人多碍事，施展不开。

逸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叱喝一声展开绝学抢攻，但见他来去如电，飞腾扑击八方腾跃，褐影怒张，人似神龙矢矫，所经处人影四面闪让。

但这些家伙是有计划的诱敌行动，一沾即走，向林中逐渐退去。一入林中，行动大受拘束，逸云的身法大受影响，没有在空旷地段如意了。

祁连阴魔和天聋矮叟在南面，两人联手，似乎并未用全力，在引诱逸云步步深入。

这时，天空中一头金鹰，正向这儿疾飞。

逸云上山的小径上，现出了一群少林僧人的身影。

那先前见过的五名道俗，也去而复来。

官道西面，桃花仙子与百花教主等人，也以全速向这儿急赶，桃红色的劲装十分醒目。

官道东面，也有许多武林朋友，向这儿急掠而来。

林子的最南一面，是一处深崖，这儿才是“舍身崖”。

已到了山巅密林顶端，那是最南一面。祁连阴魔和天聋矮叟边斗边退，另十四名凶悍恶贼也步步后移。

第一批由官道赶上密林中草坪的人，是少林弟子十八名，由碧眼行者率领向上冲到，和四涌而出的二三十名悍贼短兵相接了。

第二批到达的是回头而至的道俗五人，他们刚拔剑放例截出的八名恶

寇，进至草坪边沿，后面也就到了桃花仙子众女。

道俗五人一看众女赶到，为首老道回身大吼道：“妖妇，天下不算大，咱们又狭路相逢了，今天不分胜负绝不罢手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迎面一截。

桃花仙子走在最先，她惶急地叫：“松溪老道，咱们在宝丰拼斗两日的帐尔后再算，目前本姑娘有要事待办，闪开！”

“你这妖妇还有要事？哼！是要会合祁连阴魔么？”右首那身穿银色短褂的清瘤老人冷笑着道。

桃花仙子火了，纤指戟指老人，叱道：“无尘居士，老东西你少胡说八道。祁连阴魔布下陷阱，正要引你的师侄身临绝地，你还有暇在这儿和我夹缠？”

无尘居士一怔，随即怒道：“妖妇胡说！老夫那儿来的师侄？”

“哼！你孤陋可怜，华逸云乃是令师兄龙吟尊者的得意门人，不是你的师侄么？”

“真的么？”另一个魁伟的银衫老人讶然问。

“千真万确，林岛主，你们再缠夹，华逸云危矣！”

两银衫老人一声不吭，向身侧两个中年人一招手，长啸一声，向山顶如飞而去。

松溪老道一面展开轻功赶上，一面朗声说道：“妖妇，如果此事不真，咱们给你没完。”

桃花仙子已无暇和他斗口，率众女向山巅急赶。

穿越草坪，到达南面林缘，林中涌出了一群凶猛的蒙面人，当关截住众人。

“杀！迟不得。”桃花仙子急叫，挥剑急上。

五位道俗已相信桃花仙子确是与祁连阴魔为敌，也大吼一声放心猛扑。刹那间，但见血雨纷飞。

碧芸心中最急，挥龙渊剑奋身猛扑。剑芒一映的瞬间，两个金衣老人似乎心中一震，这正是他们的师兄龙吟尊者的兵刃么。两人和那两名中年大汉，不约而同向姑娘一靠，翼护着她杀开一条血路，向山巅冲去。

后到的是一群正邪皆有的两起人，在草坪中火辣辣地各找对象，在叫骂呼喝之声中，干上了呢！

整个山坡上杀声震天，形成混战，刀光剑影闪耀，人影虎跃龙腾，好杀。

逸云这时已将十六名恶贼毙了五名，他从容挥剑，杀着时出，紧跟着祁连阴魔和天聋矮叟，奇快地追逐。

突然，祁连阴魔发出一声长笑，不再后退，在电光石火似的瞬间，攻出三剑，剑气锐啸中，他的身形突向下一沉，消失在地下。

天聋矮叟也在同一瞬间，攻出三枪，鸭舌枪嘴喷出一阵毒烟，三颗毒弹也同时爆炸，和其余九名大汉同时在长笑声中挫身，没入地中。

逸云正运剑一振，毒烟一到他略一怔神，突觉身后有警，异声慑人。

他大吃一惊，猛地回首一望：

身后，是左右二曲老、毒龙掌潘志、阴风容易城、祁连阴魔之徒五毒阴风汪修全，久不见面的金毛吼景泰、桐柏山二寨主铁胆诸葛孔囊……一大群，在土中突然冒出来，各展绝学遥遥发掌与及各色暗器，向逸云背心攻去，

这些人的身后，有十六名手持水火筒的劲装大汉。

这些人几乎全是逸云的手下败将，但合力一击，声势骇人听闻，锐不可挡。

逸云向上一纵，半空中扭头一看，不由骇然一震。

十六支水火喷筒，八支火龙和八条腐肌蚀骨的毒液线，正以雷霆万钧之威，成弧形向他奇快地袭到。

血肉之躯岂敢和这些玩意抗衡？他一咬牙，手足齐登，越过树梢向前疾飞，身后烈火将树化成一片火海。

他身在半空，后退无路，惊叫一声，向前面百丈深渊急坠而下。

身后，响起了桃花仙子和芸姑娘绝望的遥远娇呼，和祁连阴魔得意的狂笑，和一阵兴奋的沉喝：“大事已了，咱们撤！让他们拼死，死一个少一个；天下是我们的了。”

逸云坠下百丈深潭，按理他绝无侥幸的可能，可是他已有一次飞坠死寂河的经验，加以功力也大非昔比了，所以他仍能泰然无惧的，沉着地应变，半空中提气轻身，手足齐动，向崖壁反掠过去。

深潭水色黄浊，水势湍急，水面向上飞迎。他坠下二三十丈，已经贴近了石壁。

“嗤”一声轻响，伽蓝剑没入壁中，他的手指也嵌入石中，悬挂在崖壁上。

崖上，山风呼啸，大火冲天，整个树林陷在火海中。崖边，一块石碑屹立在火中，碑上有三个大字：“舍身崖”。

他一面向右侧潭崖逐尺下降，收剑用掌指步步向下移，心里面不住暗忖：“这也好，他们以为我葬身舍身崖，我却先期赶到太白山庄，暗中杀他们个落花流水，剪除他们的羽翼，岂不快哉哼！老阴魔，你的算盘打得不够精。”

他冷笑了几声，飞快地向下降落。

崖上草坪仍有人在火海中厮杀。逸云却昼伏夜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太白山庄左近。

他在心情紧张中坠崖，没听到桃花仙子和芸姑娘的惊呼。

太白山，在渭河南岸绵瓦东面。唐代大诗人杜牧的“长安杂题”上写道：

“洪河清渭天地浚，太白终南地岫横；祥云映辉汉宫紫，春光绣画秦川明。”

身为陕西人，不知“终南”“太白”；就算是白活了，过了终南山，以西那段丛山峻岭，就是太白山。

山在凤翔府所辖眉县之南，古人将终南太白并列为一，叫太乙或太壹，其实大谬，并不是一座山。古谚说：“武功太白（武功即眉县），去天三百。”接岫连麓，足有五百里，主峰高有一千三百三十余丈，确是陕西第一高峰。这座山的神话和神仙典故委实够多，不说也罢！

这天是八月初九日，距中秋节还有六天。

除了一部份负责联络，供作奔走役使的人以外，大部份的人都远离太白山，猬集在古城长安寻乐。

他们也知道，在刀口上混饭吃，为名利赴汤蹈火的人，对生命的存投不必太关心，也不容许有太多的留恋，在这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，放浪自己

也是人之常情。所以大部分的人，都聚集在长安，对这座行将段落，已失去汉唐光辉的历史名城，抱着凭吊古人和凭吊自己的心情，作一次自己行将陨落的欢乐巡礼。

长安，是当时天下三大名城之一，城周四十里，虽则比不上南北两京的幅员，可是也只有这座城是四方整齐的。

整座城只有长乐、永宁、安定、定远四座门，城中央有在洪武十七年新建的三层高宏丽壮观的第一高楼——鼓楼。至于“九市九街九陌，闾里一百六”的古老故城繁华，已经大部淹没了。

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上的客店，大部份已住满了人，而那些真正的武林高手，却分散在各地宫观寺庙名胜之区寄宿，不时可以在市中发现他们的踪迹。

昨晚，长乐里一家客店中，住进了一个身材魁伟，面目黝黑的壮年人。他随身只有一个小行李包，裹着一把褐色长剑，身穿两截褐衣，没系腰带，腰身鼓鼓地，显然里面藏有革囊和防身短家伙。

他身高七尺以上，一双星眸一如常人，两太阳穴也并未高高鼓起，脸上一无表情，仅在他那从容的步履间，看出他定然有两手儿，但也仅有“两手儿”而已，并不抢眼。

显然，这是一个落魄江湖的小混混，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，更谈不上“形迹可疑”。

第二天，他在长安城内和市郊，随意溜达一周，凭吊各地的历史陈迹。

当夜，长安城掀起了血腥的风暴。

第一处发生血腥的地方，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所建的开元寺，那时，开元寺的周围，并没有秦楼妓馆。

近北一座宏大的禅院中，静室围坐着一群高高矮矮的武林朋友，中间是一座鼎炉，香烟袅袅四周的蒲团上，围坐着二十一名老少凶悍人物，有些跌坐，有些半躺，他们并不是在练禅功，更不是诵经参禅，而是在讨论大事。

在香烟袅袅中，正北一名高大矍铄的白发老人沉声道：“依老夫之见，咱们可以在这两天中先向桃花宫的妖女下手，免得申庄主说咱们不够朋友。”

他对面一个留有花白长须的老人，突然摇手接口道：“张兄高论，兄弟不敢苟同，申庄主他自己不来主持大局，祁连阴魔老前辈又不同往，咱们犯不着冒险，担上了天大干系。”

左首一个虬须大汉突然站起，大声说道：“赴老大要怕死，大可袖手旁观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张山主的主见，我恨地无环第一个赞同。”

右首一个半躺着的干瘦中年人，抓抓头皮冷冷地说道：“恨地无环周老弟力可拔山，英雄盖世，让他打先锋倒是不坏，咱们看他的。”

恨地无环气往上冲，叉腰叱道：“王老猪狗，干吗你说话带着刺儿，不像人话？”

王老猪狗阴森森地鬼眼一翻，仍然半躺着冷冷地说道：

“老弟，别像头疯狗好不？王某人抬举你又有何不当？我劝你收敛些，对你大有好处……”

话未完，最先发话的张山主倏然站起，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好大的狗胆，甘冒江湖大忌敢到这儿踩线？”

众人全都失惊，纷纷一蹦而起，扭头循张山主的目光，向门外看去。

院门外一株古柏的阴影下，站着一个高大的黑衣人，黑帕蒙面，一双

星眸寒芒四射，背系一把长剑，腰带上左侧有一个革囊和一个黑色短小长囊，正用凌厉似乎透人肺腑的目光，背着手向众人冷然注视。看样子，这人像一座石像，也像一个幽灵，大概已经来了许久了。

夜行人对张山主的喝问，置若罔闻，一动不动，那奇异的眼中神光，令人心中发冷，四肢感寒。

“亮万！休得自误。”张山主厉喝。

黑影仍未动，像一座石翁仲。

张山主心中一凛，手一摆，二十一个人站起两面一分，伸手按住兵刃的把手。张山主首先掣下长剑，叱道：“尊驾意欲何为？说！”

黑影仍然丝毫未动，脸上有黑帕蒙住，看不见他的表情，目中的冷电寒芒亦没有流转之象。

张山主怒火骤升，冷哼一声晃身扑出院门，身剑合一向黑影急射。他身后，也有三个壮年人跟踪扑出。

剑临黑影胸前一寸，黑影突然一动。怪！张山主的右手，似乎被一个火红的铁饼咬住了，身躯仍向黑影怀里奇猛地撞去。

但见银芒一洒即敛，随之响起了两声闷哼，和重物触地之声，人影倏止。

“锵锵”兵刃落地声，将里面的人惊得倒抽一口凉气，他们才看清眼前景像，全都震骇得成了木鸡。

黑影的左足下面，踏着张山主的尸骸。剑已经不知怎么回事，竟然在黑影的手中闪闪生光了呢！

追随张山主的三名大汉，站在黑影身前丈余，摇摇晃晃，用双手掩住胸前，慢慢地向前微俯，三人手中的剑，已经掉在他们的脚前。

“咕咚！”“咕咚！”“咕咚！”三人一个接一个，陆续倒下了，双腿一蹬，双手一张，但见满手鲜血，双目徐徐合上，一声不吭，死了！

沉重的尸体坠地声，把众人从恶梦中惊醒。第一个大吼着枪出的是恨地无环，他的厚背鬼头刀带出凛凛罡风，向黑影肩颈狠命地攻出一记“力劈华山”。

黑影夺来张山主的长剑，正垂在他的右侧，刀到，银芒又闪。

这次有人看清了，寒芒飞起，斜搭雷霆而降的钢刀，竟然被剑架住，剑尖顺刃口一吐。恨地无环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手一松，钢刀坠地，双手掩住胸口，上身一挺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倒下了，像倒了一座山。

刚扑近的五名老少，见状一怔。可是大劫临头，黑影并不因他们惊怖之状而罢手，第一次离开古柏下，银芒蓦地飞射，形成一道光幕向前一罩。

黑影来势之疾，快逾电闪，倏进倏退，依然屹立原处。而五个老少连招架也来不及，像五个中锤之牛，丢掉兵刃双手掩胸，歪歪斜斜地先后倒下了。

其余的人，见状如中雷殛，这残忍神奇的无情杀歼，把他们震撼得腿也软了，张口结舌纷纷后退，如见鬼魅。

黑影丢掉剑，用低沉的嗓音，一字一吐地说道：“谁要助太白山庄申老狗，这是榜样。你们赶快离开陕西是非之地，免得遭报，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，生死抉择在你们一念之间。别了，希望你们记住我的话。”

说完，只一眨眼，微风一扬，人已摹尔失踪。

第二处发生血案之地，是下马陵西北的卧龙寺。卧龙寺那时还未重修，

显得甚为冷落破败，距开元寺血案发生之时，相去仅半个时辰。

三更将过，半片月华已快沉下西城头，星光朦胧，古城正在沉睡中。

卧龙寺的殿堂客舍中，除了佛灯之外，沉寂如死。

由开封大相国寺前来挂单的一群和尚，已经在西禅房沉沉睡去。

大相国寺的知客僧色空，监院悟妙师叔侄俩，正从入定中醒来，走向禅床。色空的手中，有一方绯色的罗帕，他放在鼻端猛嗅那散发出来的幽香，笑迷迷地放入怀中，一面坐下一面轻声喃喃自语：“乖乖，明晚我还得走一趟。唔！那骚娘们，大有胡姬遗风，妙啊！真妙……”

“色空！”对面的悟妙悻悻地叫。

色空呆了一呆，说：“师叔，有事吗？”

“丢掉那劳什子！总有一天，你要走火入魔，死在色字之上。入定时也持着那玩意，不但罪过，你在玩火焚身。”

“嘻嘻！师叔，我才不那么傻，才不耐烦入他娘的定。嘻嘻！师叔，你怀中那双莲瓣儿，可否让师侄我一开眼界？”

“混帐！成何体统？师叔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悟妙突然住口，神色一整，凝神向室外侧耳倾听。

夜空中，由邻室禅房传出两声微弱的闷哼。

师叔侄俩还未弄清何故，圆形的卍字小窗突然像一堆粉屑，卍字木格朽落。接着黑影一闪，奇快地穿窗而入，身形未定，声音已至：“轮到你们了，秃驴！”

如豆烛光下，现出一个伟岸的蒙面夜行人，一双慑人心魄的星眸，不稍瞬地注视着两个和尚，显然不怀好意。

“谁？干什么？”悟妙喝问。

“西天佛祖，前来接引你们。”黑影厉声说。

“混帐！”悟妙大声厉喝。

“你可以大声叫唤，你的十二名同伴早已涅槃多时。”黑影的声音奇冷。

悟妙和色空同时一举手，抢前连环劈出两掌。

黑影举手徐挥，袭到的如山暗劲消灭于无形，右手一拂，两和尚向后暴退，“叭叭”两声跌倒在禅床上。

黑影冷然问：“朗月禅师来了么？”

悟妙脸色死灰，嗫嚅着说道：“并未见面，他叫我们在十三日之前，赶到斜峪关太白观聚会的。”

“哼！留你们一命，赶快滚回开封。”黑影说，举手虚空向两人遥指，每人两次。

两和尚各打一冷战，室中黑影已经神奇地隐去了。他们才如卸重荷地吃力地站起，正自庆幸，但色空却脸无人色地叫道：“不好！我的气门商曲穴完了，右臂也完了，惨矣！”

悟妙也颤抖着虚脱地叫道：“我……我也是的。这家伙，好毒辣的手段，咱们今生连十斤小劲也不敢用了。”

他扑至窗边，嘶声凄厉地叫：“恶贼！你……你杀了我们吧！何必让我们今后饱受折磨……”

突然，他惊惶地踉跄后退，眼珠几要脱眶而出。

他一退，灰影一闪，室中多了一个矮矮胖胖，脸团团的中年老道。

老道向他俩一咧嘴，说：“你要死，用脑袋掩墙就可以了，只消用一下

劲就成，但得等会儿。喂！刚才有一个黑影向这儿射来，你们可看见？”

悟妙吃了一惊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太白矮仙？”

“我在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”太白矮仙仍在笑。

“那黑影……刚……刚走……了，害得我们……好好惨。”

“呵呵！他怎不杀你们这两个淫僧？”矮老道说到这儿，突然点点头，又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喂！和尚，我想你们还是死了痛快。失去了武功，闭死了经脉，比小孩子也不如，回头又有人等你们算帐，下场不问可知。记住，别忘了往墙角上碰，不然你们的力道不够，脑袋开不了花，死不了。”

矮老道说完，呵呵一笑，幽灵似的一闪不见。

第三处血案发生之地，是永宁门外小雁塔下，那是四更正发生之事。附近的居民，曾听到厉叫惨号和叱喝之声。

那儿死了十八名老少凶悍的武林朋友，还有荐福寺的九名密宗僧人伴同横尸。每一具尸体胸前皆中三剑，刀剑散飞各处，显见得曾经过剧烈的打斗。

但三处血案皆没有苦主，尸首未经官府便已失踪。但这骇人听闻的讯息，却在武林中暗地里轰传。

长安城中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惊破了胆的人，纷纷狼狈地离开了古都。但仍有部份心中存疑的人，仍然停留不走，甚至磨拳擦掌，再找到那神秘而功力奇高的黑衣蒙面人，会一会他骇人听闻的绝学。

第二天是初十。一早，长乐门东大街天成老店中，来自陕北镇川堡的马贼首领金戈欧阳天，突然接到店伙计送来一张八行笺，上面用颜体字一笔不苟地写着：“速返老巢，不然性命难保，如有不服，今晚三更于永宁门外皇子坡上少陵原一较雌雄。”

笺末落款，仅画了一把剑。

这一天，有许多成名高手全接到了同样的信笺，送来的人要不是店伙计，就是街上的顽童。仅一天间，消息不径而走，未接到信笺的人也知道了。

皇子坡位于韦曲，在一片平原上突起那么一座土山，山坡下有一座牛头寺，山顶就是少陵原了。

站在少陵原上极目远眺，南面可以看到杜曲和远处的终南山，北面是长安城，东面是大雁塔和曲江池，西面俯瞰着韦曲小镇。

二更末，少陵原已经有人提前赶到了。山顶上凉风萧萧，枝叶摇曳。一群群身穿夜行衣的身影，隐伏散处在四周暗影之中，无声无嗅地等候变化。

夜，沉寂如死，凛凛秋风侵肌，四周紧张的气氛，随着时光皆消逝，逐渐不安定了。

“当！”远处长安城的钟楼，不知怎地会在午夜中突然无故地响了一声，沉重悠扬地钟声划长空面过，在遥远的少陵原仍可清晰地传到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

钟声悠然远去了，少陵原的群雄全都一征，对这突如其来，奇怪万分的钟声，都感到十分诧异。

西面树丛中，蓦地响起一声深长的叹息，有一个苍凉的嗓音，幽幽地说道：“三更正了，午夜啦！”

声落，正北浓林中，突然响起一声震天长啸，一条黑影随着啸声，掠过枝梢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疾身法，鬼魅似地落下山顶中间的一块草坪之中。

正南方向，突有一人软弱地叫：“是他！黑衣人。”

正西，也有人脱口叫：“就是他！这魔鬼！”

草坪方圆约有三亩大小，黑衣人仍是那一身阴森的装束，在朦胧月色下，显得十分恐怖。他屹立坪中，环顾四周一匝，背着手，神目神光四射，傲然屹立，凛若天神。

“胆气超人，可是太猖狂了些。”正北突然传出人声。

黑衣人似乎一震，这声音他不算陌生嘛！他喃喃地自语，声浪只在喉间：“是他，这老道。”

他仰天吸入一口气，用沉雷也似的嗓音，缓缓发话：“诸位来得好，且听清我的话。

首先，别问在下的来龙去脉姓甚名谁。其次，在下有一忠告，谁要想替太白山庄卖命，尽可留下与在下见过真章，不然就请袖手旁观，不必下场。”

顿了一顿，又说：“是友是敌，剑下分明，谁上？太白山庄的党羽站出来！”

这一声巨吼，几若晴天霹雷，但暗影中的人，并不因这一声断喝而震慑，幽灵似地悄然现身将黑衣人围住了。

黑衣人冷哼一声，手按剑把徐徐拔出背上长剑，剑映着月色银亮闪闪，但出鞘时声息毫无，似乎不是金铁所造，也许是他掣剑太慢，所以没有金铁的清鸣。

正北一名夜行人，用苍老的喉音喝道：“听口音，你仍是少年人，胆大包天，何不以真面目出示？也好令我们一观，阁下的庐山真面目，看你是一个如何狂妄的人物。”

黑衣人没回答，剑尖下垂将及地面，阴沉沉地向发话之人迈出第一步。后足徐徐再踏出第二步。

一阵金铁清鸣乍起，龙吟之声震耳，所有的人全同时掣下了兵刃，寒芒在四面八方映月生光了。

黑衣人已迈出第八步，距首先发话之人身前，相去只有两丈了，仍在徐徐举步。

空气似乎凝结了，听不到任何声响。

那人左手一挥，他身畔四名高大身影突然大吼一声；四支长剑急似惊雷疾如狂飙，直射黑衣人。

快！真快！黑衣人第九步刚落地，手中剑已倏然挥出。但见银光乍张乍敛，四支剑皆向上一扬，飞向各人身后。

四个高大黑影，“呃……”一声上身一挺，双腿一软望后便倒，他们的结喉穴下，鲜血箭似向外激射。

最先发声的人，连看也未看清，四个手下已经倒了。他心痛如割，狂吼一声挥剑飞扑而上，手中剑发出刺耳锐啸，剑气直荡丈外，身剑合一抢到，攻出一招“仙人指路”。

银芒一闪“叮噹”一声，人影乍合乍分，数段布巾被剑气震起，飞飘两丈外，悠然落下地来。

黑衣人屹立不动，剑尖若无其事似的徐徐下降。

那人飞退丈外了，手中剑不住地抖动，一头白发披散着，头巾已不知道何时被截成七八块飞走了。

他心中一凉，但仍不甘心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好奇奥的剑术，老夫算是开

了眼界，看招！”招字一出，重行冲上，剑左右一荡，突然向下一挫，身随剑转，向右猛旋，带起一阵凛烈旋风，贴地攻到。

黑衣人沉静地将剑平伸，待对方攻到左侧方，身形半旋，哼了一声，剑向下一落。

这一瞬间，三枚淡淡黑影由那人左袖底飞出，分上中下三路猛袭黑衣人。

按理，双方似已贴身攻招，暗器快得肉眼难辩，断无不中之理。怪！谈影一近黑衣人，他仅用左手剑诀一拂，“噗嗤嗤”三声刺耳的破空锐啸，由左侧偏向射向身后去了。

黑衣人左手续向前一点，长剑已楔入那老人的背肩骨，向前一挑，那人的身躯被挑飞丈外去了。不但背肩骨挨了一剑，左太阳穴也被神奇的指风射了一个大孔。

尸体了落地，后面也倒了三个人。原来那三枚淡淡暗器将从后面悄悄扑上的四个人，射倒了一双半。

最后一人身形稍慢，同伴倒了他还不知，仍挺着一柄蜈蚣钩，猛劈黑衣人后脑骨。

银忙突向后疾飞，黑影左跨两步。

蜈蚣钩“噗”一声砍入地中，没入两尺有奇；人也随着钩，扑倒在黑衣人先前立身之处。

这刹那间，共有九人横尸溅血。

“并肩子上，暗青子先招呼。”有人在大叫。

声落，各种奇形怪状的暗器，全向黑衣人射到了。同时四面起了连声的怒吼，众人都向上一拥。

正北暗影中，先前发话令黑衣人一震的声音又响：“好啊！兔崽子们倚多为胜，我老道岂能袖手旁观？杀啊！我老道管定了，哈哈！”

随着长笑声，“滚”出一个矮老道，一身灰袍飘飘，手中长剑白芒朦朦，像舞棍似的奔出草坪。

有两个不知死活的使蛇骨鞭的恶贼，迎面一拦，一个舌绽春雷大吼道：“管闲事架梁么？要你老命。”

两根鞭一上一下，左右齐飞卷到，是风呼呼，声势惊人，两贼的功力委实不弱，不逊一流高手。

矮老道呵呵一笑，信手上一挥，白芒一闪，两贼连人带鞭飞抛丈外，滚了几滚便寂然不动了。

“啊！太白矮仙。”有人脱口惊叫。

“咦！还有人认得我老人家。”矮老道大笑着向坪中奔去。

“太白矮仙”四字，宛若一声春雷乍响，在场的三五十名夜行人，纷纷四散逃命。

黑衣人刚毙了另八名近身之人，那些暗器根本近不了他的身，他体外似乎布有一道无形的铜墙，身躯转动掌拍剑振之际，暗器不是飞开，便是化为粉屑。银剑左射右张，剑到人倒。

众贼被“太白矮仙”四字吓得四散逃命，他似乎有点忿懑，人全跑了嘛，岂不扫兴？可是他竟然忍住了，一声不吭向北一闪而逝。

太白矮仙没想到他竟自乘乱走了，急起猛追，一面大叫道：“孩子，等我一等，我有话说。”

等他语音一落，黑衣人已消失在视界之外，像一颗陨星，一下子便形影俱杳。

矮老道只好停步，叹道：“这孩子，太任性了，太任性了。白天里仍追他不上，晚间更不成哪！唉！我老了。找到老秃贼，我真该问问他，他是怎样调教出这种奇才的？我也得找个有根基的人传授我这身零碎，免得带进坟墓才不值得啊！”

他下山信步而行，突然发现长安方向，一条灰影宛若破空飞来，迎面而至。

双方行将错肩而过，那人突然止步，扭头低唤道：“请问，仙长可是太白矮仙前辈？”

太白矮仙书然转身，打量来人。那人一身银灰长衫，腰带上插着一笛一箫，其色碧绿，一长一短。

“啊！是玉笛追魂符小兄弟？久违了，一甲子啦！”太白矮仙惊喜地叫。

“正是晚辈，仙长别来无恙，而且道基精进，可喜可贺。”玉笛追魂长揖到地，微笑着答。怪！他已经将在无情岭时的阴戾之气消除净尽了，大概是想通啦！

太白矮仙回了他一礼，正色道：“老弟，你是怎么啦？尊夫人因何又在江湖行恶？我前些日子才听人说起，好教老道惶然。”

“唉！一言难尽，我们早已为了意气二字闹翻，已有五十年漫长的岁月乖分了。我正在找她追至宝丰，听人说她曾和四明山松溪真人，与南海门龙吟尊老前辈的两位俗家高徒冲突。我沿关洛道追到潼关，听说她曾在舍身崖与祁连阴魔的党羽厮杀。等我回到舍身崖，她又失去了踪迹。唉！”

“你打算怎样？”

“我们都错了，我要……”

“想重圆旧梦么？好事嘛！愿你们能互信互谅，合籍双修，为你们为武林，都是功德。今晚你……”

“晚辈在长安，听说出了一个功力超人的黑衣人，约斗太白山庄的魔思于，我怀疑是我那姓华的小友，想赶来看看。”

“是一个使伽蓝剑的少年么？”

“正是。咦！仙长似是知道他。”

“龙吟尊者的门人嘛。我也是新近才知道的。他走了，把魔崽子们宰掉十七名，我一现身他就跑啦。”

“仙长怎不招呼他？”

“唉！这孩子似乎受了甚深的刺激，变得六亲不认，不近人情，他不理我我又能怎样？他的功力比我还胜一筹，大白天我还追他不上呢。今晚他掩去本来面目，用银粉镀上伽蓝剑，狠辣得教人惊心。昨晚一夜间，他竟然做了三笔血买卖，魔崽子们惊破了胆，看来他定然是为了情爱两字疯狂了，我们得劝导他走上正途。”

“有此怪事？我们又到哪儿去找他？”

“到太白山庄。太白山庄之事，你可有过耳闻？”

“晚辈略有风闻，但不知其详。”

“走！咱们走一路。这次太白山庄推举盟主盛会，尊夫人就是最有希望的竞争者之一呢。”

两人向长安城并肩而行，一面细诉以往，消失奔茫茫夜色中。

次日，长乐里那家客店中，那雄壮而面目黎黑的壮年人，突然失去了踪迹，店钱留在房间内短几上。

八月十三日，太白山下以及眉县近郊，武林朋友陆续赶到。在他们之中，传播着长安城的血案，有人气愤填膺，有人心中大快，更多的人忧心忡忡，不知大祸何时临头。

太白山庄的人，不用说，更是心惊胆跳，不知由何处会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位死对头？

山庄之东七十里全营口那家大宅院中，桃花仙子自疚于心，十分消沉。玉罗刹虽对她百般宽解，但仍无济于事。

碧芸更是哀痛逾恒，爱侣葬身舍身崖，她哀痛欲绝，晕厥了多次，她消瘦了。

在长安，松溪真人已和王一瓢的弟子，金陵大侠和夺魄金环师兄弟俩，取得了联系和默契。王一瓢师弟飘萍生施世全和属下弟子，自然也在一块儿。亡命花子也率领了大批花子爷，与松溪真人会合了。

雪山派的人到了汉中府，却又悄然转回大雪山。

五大门派的弟子，已经住进了太白山庄。

在扫云山庄，闲云居士和忘我山人，也率领子弟们在这天向潼关启程，老奶奶和天涯孤姥带着已成白痴的黛姑娘，和众人同上路。那对吸血神蝠，仍然依恋着黛姑娘。

在同一天，成都到了两个怪老人，一僧一俗，骑在健马上奔向剑阁，马行如飞，登山涉水如愿平地，沿途有人替他们接待、备马。

也是在同一天，汝州至河南府(洛阳)官道上，九幽异人夏世炎，带着他那奇特的鸿钧魔鼓正向河南府急赶。

而太白山庄中，金面狂泉也在这一天到达。

陆续到达的人甚多，实力惊人。

朗月禅师明助金面狂泉，暗中却与桃花仙子通声气，他的朋友也够多，全都住入太白山庄客舍。

全营口宅院内，也到了不少人，但他们不在这儿驻留的，分批到达斜峪关的附近借宿农舍之内。

风雨飘摇，暴风雨将至，暴风雨之前必有短暂的奇特平静，可是这次暴风雨之前，却没有平静之时。

金面狂泉得知逸云已葬身舍身崖，大喜过望，可是长安城出现的黑衣人，却又令他担上了无穷心事和隐忧。

祁连阴魔主持的拦截大计，成就不甚理想，双方死伤累累，实力大减，惟一可告慰的天大成就，就是诱杀了死硬对头神剑伽蓝华逸云。

总之，金面狂泉是喜气洋洋的。他一回庄，立即主持大局，聚合了五大门派以外的高手，不断地商讨策划，应付登上盟主宝座后的地盘分配大计和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，与如何巩固自己的善策。

他们沉醉在美梦中，睡着了也在笑。

当夜，响起了晴天霹雷，将他们的美梦，染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。

太白山庄占地甚广，整座山庄呈四方形，宽广各有三里，比一个大镇还要大。庄墙、护庄河壕、碉楼、箭垛、了望警号台……应有尽有。

四周，是亭台楼阁，中间，是一座全以巨石砌就的五行堡，金木水火四面安排，戊巳土在中远望过去，像五座双层的伟岸崇楼。上一层飞檐画角

高挑，极尽奢华，下一层大青石砌至到了楼下。

唯一与城门不同的是，外围有雕龙大柱二十八根，形成四面的外廊，廊外还有精美的白石栏杆围着。

看了这些宏丽的建筑，就可知道庄主五阴鬼手申天豪，和他那死鬼兄弟追命阎罗申天杰，这一辈子造了多少冤孽，坑了多少生灵。
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一天终会来的，不会远了。

太白山庄的右面，有一块平原，原来种植的百多亩麦田，全部加以压平，建筑了一座巨大的盟台，高有三丈六，宽广七丈二。东西两座观礼棚，宽三丈，纵长三十二丈，上盖青授，下垫着木板。

正南，有祭天坛，歃血台，巨大的旗台旗斗，耸天大往高插入云，真有九丈之高。

整个推举盟主场所工程之浩大，令人咋舌。全部工程已届完工尾声，三四百名工人，正在加紧粉刷中。

“笃笃笃，笃笃笃”三更正了。更柝的凄凉沉重声浪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皓月偏西，斗转星移。

太白山庄中，警卫森严，风吹草动也会引起警卫人员的注意，巡风的人也都是第一等的高手了。

庄中各处，气死风灯不住摇曳，孔明灯不时徐徐转动，警犬在暗影着伺伏。

一条淡得令人肉眼难辨的夜行人身影，鬼魅似的欺近了庄南。

护庄墙上，庄主五阴鬼手申天豪，带着八名随从，刚巡视到门楼上，他对两个垛后隐伏着的黑衣大汉沉声叮咛：“小心了，今夜风势不小，利于夜行人活动，警觉些。”

“是，庄主爷，小的理会得。偌大的月色，连鸟儿进庄也难教它逃出眼下哩。”一个守卫轻声答。

“切不可大意，小心了。”五阴鬼手向山坡上眺望片刻。太白山黑黝黝地，传来阵阵松涛之声，和一声声慑人的枭鸣，夜凉如水。他注视片刻，然后带着随从走了。

接近庄南的夜行人，身穿银灰色的夜行衣，这种色彩便于在月夜中隐藏形迹。他像一个鬼魂由山上向庄门掩近，距庄门三五十丈，居高临下，已看清门楼上有人巡查，便伏在一棵树下待机。

巡查的人消失了，他正想飘向庄门左侧，突然发现右侧树林暗影中，有轻微得令人难觉的呼呼声，如果不是像他一般艺臻化境的高手，断难发现这微小的声音，何况在这松风怒号，枭啼虫鸣四起之中呢？

“附近有人匿伏。”他心中在暗叫。

是敌？是友？他心里在思忖，如果是庄中的暗桩，那就省事多了。

他悄悄向右移，暗中戒备，果然发现十余丈外一处矮林下，有三个蹲伏的黑影，正摒息向四周用目光巡视。他们的身影掩蔽在暗影中，只用头部缓缓转动，三个人背向而伏，任何人兽亦难逃出他们的视线之下。

可是他们却无法发现逐渐接近的银灰色身影，这身影也确是身手高明，贴地而来，无声无息借草木掩身，倏隐倏投，不像是人哪。

三个暗桩最左那人，突然身躯抖了一次。接着第二个人也略一振动，依然保持蹲伏的形态。他们的心坎穴上，嵌入了一颗黄豆，深陷入肉，但衣衫未损。

第三个人并未发觉身畔同伴有异，浑如未觉，突然，他感到一只冰凉的巨大手掌，按在他的后脑勺上。

他陡然一惊，正想低头拔刀闪开，可是已不可能了，脑袋瓜上那只大手，已没有他闪避的可能，像只鹰爪紧收，身后同时响起阴森森的语音：“安静些，老兄，除非你想速死，不然就乖乖听候吩咐。”

大汉不敢不听，但他仍在暗中运气，手仍按在刀把上，随时准备反击脱身。

“放开你的手，刀对你毫无用处，反而会引起杀身之祸，那就不太妙啦。”

大汉只好听命放开刀把上的手，沉声说：“阁下意欲……”

“轻声些，足下，你不想速死吧？”

“尊驾是那条线上的？”大汉果然放低声音问。

“天线上的，但也是地道中来的。不许问，回答我的话，金面狂梟住在那一栋房子里？”

“你是枉费心机，谁也不知道，你可到正中那座戊巳宫去找，那儿复室秘道密如蜂巢蛛网，进入后有死无生。”

“庄中来了些什么人物？”

“在下孤陋寡闻，只认得凤台七星掌厉岳，五台密宗的达尊喇嘛，九华阴风容易城、贺兰左右二曲，摄魂魔君太叔权，天聋矮叟熊捷……还有一个鬼怪样的人物白骨神魔。

此外还有二三十名老一辈的人物，在庄中极少露面，故以无法认识。”

“你并不孤陋寡闻哩。转头，看看我是谁。”

大汉感到头上的手已经离开，转头一看。黑暗中，但见一个高大的深灰色身影。他想也未想乘转首的刹那间，一掌向灰影的下身扔去。

灰影一脚踏出，大汉一声未吭便被踩在脚下呜呼哀哉。

一头夜鹰飞上了西南角庄墙，两个警卫只感到眼前一黑，便靠伏在垛口上，立时晕死不省人事。他们的眉心中，嵌入了一颗谷粒。

这夜鹰是先前那个身穿银灰夜行衣的高大人影，他胆大包天，竟然敢飞越庄墙，冒险进入险地。

他以闪电似的奇绝身法，驭气蹈虚越过了十丈阔的墙内草坪，一切埋伏暗器全未触动，而且闪过了两处暗桩，进入第一重房舍。

墙角的一丛矮小的海棠花中，突然冲起两头警犬的身躯。可是灰影已有万全准备，手一场，人已闪电似升上了滴水檐的下面暗影中。

两条狗跌爬在地，两个带狗的警卫，也在同一时间仆倒在地。这种击晕警卫之事，为江湖忌讳之一，因为警卫一伤，极易泄露行藏。但灰影却毫不在乎，见面即下辣手，显然他如果不是个外行人冒失鬼，定是个一无所惧的高手。

灰影察看并无动静，飘然下地，将狗尸人骸藏入花木深处，借物掩身向里趟。

连越三重房舍，到了一座精美的小阁之房。小阁内间一灯如豆，隐闻人声。

他正欲窜入阁中，突见台阶下两株芙蓉花的暗影中，有物缓缓移动，是人。他正想突然闪出制住花下之人。

“当当当！”他进入庄墙之处突然响起锣声。不消说，被击毙的警卫已被发现了。

灰影怔了一怔，突又向前飞扑。因警锣响起之际，花下现出了两个黑衣大汉，手按剑把，向锣响处眺望。

灰影疾苦迅雷，两大汉直至灰影近身方生警兆，无暇思索，旋身出剑身手不等闲，剑芒一振直取逼近的灰影，去势如电。

灰影向上一升，避过两支剑，双手左右齐出，分拍两人六阳魁首。

“噗”一声，右首大汉被灸热如焚的潜劲，震跌丈外，但左首那人却在掌劲行将及身的刹那间，被由阁内射出的一角衣袂救下了。

灰影左掌拍在疾飞而来的一角衣袂上，只感到反震力出奇的浑雄，掌心发热，衣角尽成了粉屑。

他一落地，小阁中已飘到两个高瘦的灰影，人到，枯瘦的手爪先到，裂肤的罡气直迫人的心脉。

银衣人心中一凛，事实已不容许他闪让，猛地一挫身，一招“分波逐浪”左右齐出，迎向两个手爪，身形也悠然下降，全力硬接。

两只瘦爪亦同时变掌，倏然登出。双方接触都疾逾电闪，脚下同样是虚的。

砰然一声巨响，三人向三方飞退一丈，看上去势均力敌，事实上银衣人以一敌二，稍胜一筹。

三人同时脚踏实地，左首高瘦的老者沉声说道：“能接下阴山二魔‘离魂魔罡’全力一击之人，以你为第一个。尊驾足以与老夫分庭抗礼，断非无名小卒，何不以真面目出示？”

银衣人冷然道：“能震退太爷一丈的人，也以阁下为第一人。你们阴山二魔远居化外，为何亦参与世俗名利之争？”

“听你的口音，年岁不大嘛，端的是后生可畏，老夫还得领教尊驾的绝学了，少管老夫的闲事。”

右首瘦老儿退后一步。左首发话的人，大概是阴山大魔，语声一落，随即欺身扑上，一掌斜掠劈下。

这时，庄中灯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昼，四周已扑到不少的人影，纷纷仗兵刃奔到，叱喝之声雷动。

银衣人知道行藏已露，今晚无法得逞，顿萌退意。对方掌到，他冷哼一声，右足微进，一掌横削。

“叭”一声巨响，两人略分，银衣人退了半步，阴山大魔却退了两步。银衣人掌上发出的凌厉热流，将对方全力攻到的罡气，震得四散飞射，丈内草木纷纷折断仆僵。

“你练有护体禅功？你到底是谁？”阴山大魔变色地问。

“到时自知，太爷不和你攀亲。少陪！”银衣人冷笑着说，声落，像电光一闪，人已破空飞纵上了小阁。

“走得了么？留下啦！”两魔同声大喝，跟踪便追上了瓦面。

“捉奸细！截住这兔崽子。”下面有人在大叫。

追了两重房舍，银衣人竟然在明晃晃的灯火中消失了身影，轻身功夫骇人听闻。

阴山双魔站在一处琉璃瓦面上，脸上铁青，大魔说：“二弟，这人的艺业，比你我高出甚多，咱们的离魂魔罡天下无敌，却被他轻易地接下，夷然无损，更从容远扬。看来，我们这次到中原却是错了。”

“大哥，我们没错，能使我们知道人外有人，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哩。”

粟老弟来了，咱们下去。”

两人飘身而下，对面远处一座崇楼中，冒起了阵阵浓烟，似是失火。

确是失火，那是银衣人放的。他在无数高手追逐下，气往上冲，纵至崇楼时，探囊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包焰硝，扔入楼窗，方向庄外逸去。

他由南庄左侧上了庄墙，劈面撞上了去而复来的庄主五阴鬼手申天豪，和八名劲装大汉。他身形虽快，可是五阴鬼手也不弱，已看清一条银灰色的身影纵上墙来。

“留下命来，太白山庄岂能让阁下任意进出？”五阴鬼手老远便厉声叱喝，挺剑飞扑。

银色身影不认识五阴鬼手，一看九人由两侧扑到，冷哼一声双掌一分，分拍两侧，人似一头夜鹰，激射庄外，消失在如银月色之中。

左侧五名大汉只觉一股阴森奇冷，似若万年寒冰似的劲道一涌而至，想抗拒浑身脱力，仰面飞跃而出。

五阴鬼手和另三名大汉功力略高，一看灰影一掌虚按而来，一无劲风二无锐啸，便知有点不妙，这种阴柔的诡异掌力最为歹毒莫测，也极难应付。

他向侧一闪，举剑一振，身形乘势右伏。剑似被一股奇异的怪劲一推，灼肤热流涌到，令人浑身有如同跌落热火炉中之感。幸而热流一掠即过，他也见机躲得恰是时候。

他站起身形，只见身畔三名同伴已经气绝多时了，尸体仍然炙热。他惊得浑身发冷，毛骨悚然。

庄中仍在乱，四面穷搜凶手，人手众多，失火的崇楼损失不大，已控制了火势。

银色身影由南面山坡转向东，远远便看清了平原中那刚建好的盟台，悻悻地自语道：“要让你们热热闹闹耍狗熊，还成？哼！我要你们步大珠台的后尘：半途而废”

他向盟台掠去。看守这座伟大建筑的高手确是不少，他们刚被庄中的警锣声惊起，正在惊疑，银灰色身影已由南面闪电似掠到。

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正南五名衣衫不整的大汉同声大喝。

“火德星君。”声如巨雷，中气充沛，发自灰影之口。

接着银芒疾闪，五名大汉脑袋开花，尸身还未倒下，银色身影已经不见了。

接着，盟台起火，东西主宾棚起火，休憩室起火，轰隆一声，旗台倒下了。

银灰身影奔东逐北，来去如电，想抢近救火的人，必死无生。烈火熊熊中，鬼哭神嚎，众人和小贼们四散逃命。

等到庄中高手闻警赶来，火势已不可收拾。水源远，天干物燥，所有的建筑全是木造，涂上油漆，想救火简直是白费劲，眼睁睁看着火德星君扬威。

银衣人在高手们赶到前的刹那间，突然隐去。

这一晚，惊醒了金面狂枭的美梦。消息传出的次日，有些胆小的朋友悄悄地卷包袱走了。

北庄门楼上，小贼们在清晨，发现“太白山庄”那块金字匾上，贴了一段尺五长的白布上面写了一行大字，字体龙飞凤舞，力透布背。

写的是：“在贫道卧榻旁造反？真是反了！太白矮仙。”

谣言满天飞，众贼人心惶惶。

八月十四日，也就是庄中出事的第二天，太白山庄传出柬帖，要将推举盟主大会的盛典，改在庄内举行。

柬帖一出，群雄大哗，谁不知太白山庄中有如龙潭虎穴，赛似十殿阴曹地府？要陷身入内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世间只有你金面狂梟聪明，但人们也不傻。

拒绝的呼声高唱入云，谢绝柬帖雪片似地传递入庄。

最后，总算将地点改在庄前广场举行。下午，工匠们开始搭造简陋的台棚。入夜，出动了大批高手防范有人放火。

当夜，仍是庄南，一条同样的银灰色身影入了庄。

西面，太白矮仙和玉笛追魂也连袂侵入。

火起，激斗，闹了一夜，鸡犬不宁。

这一夜，天下愿意参与大会的人，全都到了斜峪关，要来的都来了。

中秋日终于到了，时不我留。

凌晨，扫云山庄一行人，刚过了长安，加紧赶路。

由栈道赶入陕西的两人两骑，也在同一时间到了留凤关。

九幽异人夏世炎，也到了长安之东，他单身一人，脚程要快些，不久便赶上了扫云山庄的一群人。

太白山庄中，盛筵大开，凡是倒向太白山庄的人，全成了上宾。

午初的钟声，在钟楼上悠然响起。

广场中，用布幔张起的东西凉棚，全坐满了人。

盟台是座孤零零的向天台，高仅三丈，长宽皆有六丈，中间靠台边摆了一张檀木朱漆大案，上面有签筒鼎炉香烛等物。台后面，有一座棚屋，作为首脑们休憩之地。

四面八方，全布满了青巾缠头，青绸紧身，背刃挂囊，襟前绣了一头金色枭鸟图案的大汉，一色儿打扮，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八面

够资格参与此会的人，皆是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武林佼佼好手，不然投帖时也就不够光采，定会被拒绝进入会场。东西两棚中，论人数约在九百余人左右，接近千数大关。

桃花仙子众女不在座。

四明山武当旁支的松溪真人也不在座。

南海门无尘居士和鹰翔岛主也不在座。

东棚中，有一半人是僧人老道。他们是少林、峨嵋、昆仑、武当、崆峒，五个佛道大派。俗家弟子，则在各派的左首整然肃坐。五派的掌门座位是空的，还未出来。

五派弟子共有四百人以上，声势之宏，委实惊人。

午时二刻，主持大会的主人金面狂梟还未现身。东西两棚的天下群雄，渐渐地感到心中在狂跳。

斜峪关至庄前大道，张松溪和南海门的人逐渐到了。

东西山麓小径，桃花仙子一行五十名千娇百媚的美女，内穿绯绸紧身，外罩同色披风，披风上绣着朵朵金色桃花，佩剑挂囊。百花教主十名女人，则是一色绿色劲装。如意道婆仍穿她的道袍。巫山怪姥是一身黑褂扎脚裤。

十二星宿是青绸紧身，一般儿俊美雄壮。

桃花宫的五十名粗壮雄健大汉，今天破例穿上了一件豹皮的背心，手